

CHOUXIANG STORY

NOT RESEARCH



爱让我望你与我同生共死：东亚家庭的期望缩影

Love Makes Me Wish You Would Live and Die with Me: A Reflection of Expectations in East Asian Families

Alexanderite Chen ¹

¹狸花猫换毛季受害者研究所

Correspondence: P.Chen, 狸花猫自制猫粮适口性研究院

摘要

东亚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望子成龙”观念，常以爱之名包裹着高强度的期待与控制，形成一种隐性的“情感契约”。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探讨这种原生家庭动力如何影响个体成年后对次级依恋客体（宠物、原创角色 OC 等）的情感投射，并解释为何个体会产生渴望这些客体与之“同生共死”的幻想。通过对 487 名具有养宠或 OC 创作经验的东亚青年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编制并验证了“家庭期待压力感量表”、“次级客体依恋量表”和“补偿性共生幻想量表”。结果显示：（1）家庭期待压力感与次级客体依恋强度呈显著正相关（ $r = 0.58, p < 0.001$ ）；（2）次级客体依恋在家庭期待压力感与补偿性共生幻想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 = 0.31, 95% CI [0.24, 0.38]）；（3）个体在原生家庭中体验到的“有条件接纳”显著预测其对宠物/OC“同生共死”幻想的强烈程度（ $\beta = 0.42, p < 0.001$ ）。研究表明，当原生家庭的爱附加了隐性条件时，子女会产生深刻的存在性不安全感，进而通过对完美客体的永恒占有幻想来补偿未被满足的无条件接纳需求。这种看似偏执的共生幻想，实则是东亚子女在高压期望下为保存自我完整性而进行的心理调适。

关键词

东亚家庭，原生家庭期望，客体关系，补偿性共生，宠物
依恋，原创角色

1 | 引言

在东亚社会的文化语境中，“爱”与“期望”往往难以分割。从“慈母手中线”的温情，到“光宗耀祖”的重托，家庭不仅是情感的港湾，更是社会期望得以代际传递的核心场域。这种裹挟着牺牲与重托的爱，在子女心中刻下了深刻的印记。成年后，当这些子女面对自己的宠物、原创角色（Original Character, OC）或其他个人创造物时，一种奇特而强烈的愿望油然而生：渴望这些属于“我”的客体，能与“我”同生共死，永不分离。

这种幻想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养宠人群的持续扩大和二次元文化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将深厚的情感投入到那些“永远不会对自己提要求”的客体之上。在社交媒体上，“希望我家猫永远陪着我”“我的 OC 就是我活下去的意义”等表达屡见不鲜。这种情感现象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心理动机？它与个体在原生家庭中的成长经历有何关联？

本研究试图通过量化方法回答以下问题：

1. 原生家庭的期待压力如何影响个体成年后对次级客体的依恋强度？
2. 对次级客体的依恋如何预测“同生共死”幻想的产生？
3. 个体在原生家庭中体验到的“有条件接纳”是否是其成年后补偿性幻想的根源？

1.1 理论背景

1.1.1 东亚家庭的文化底色与“期待契约”

Markus 与 Kitayama (1991) 在其经典研究中指出，东亚文化下的自我是“互依型自我”——一个体的意义在于嵌入关系网络之中，与他人相互依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亲子关系并非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联结，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相互构成。Chao 与 Tseng (2002) 进一步指出，东亚父母的教养方式以“管”为核心概念，关爱与期待密不可分。

这种文化底色催生了一种隐性的“期待契约”：父母为子女提供无微不至的照顾，作为回报，子女应当努力成为父母所期望的人。这份契约的不可言说之处在于，父母很少明确表达“爱是有条件的”，而是通过情感调控系统传递这一信息——当子女达到期望时给予温暖，当子女未能达到期望时撤回情感供给 (Kim, 2018)。子女内化的结果是：被爱的前提是“值得被爱”，是满足期待；我的存在本身是不足以被爱的。

李妄 (2022) 将这一现象命名为“期待负债理论”，认为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每一分爱

都附带了一份隐性的情感借条。这种负债感会内化为深刻的存在性不安全感，成为后续情感模式的心理基础。

1.1.2 次级客体依恋与补偿性共生

温尼科特 (Winnicott, 1960) 的客体关系理论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他提出“假性自体”概念，描述个体为迎合照料者期望而构建的顺从表象，其功能是保护内在的“真性自体”不受侵扰。在高期望环境中，假性自体的塑造几乎是系统性的，真性自体被深深压抑。

当带着这种“有条件被爱”的内伤步入成年，个体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力：定义并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客体。宠物提供的是“存在性陪伴”——它们不问成就、不提要求，仅仅因个体的存在而报以忠诚。原创角色则更为彻底——它们完全受创造者支配，永远不会反抗或失望。研究者将个体对这些次级客体的情感投入称为“次级客体依恋” (Secondary Object Attachment, SOA)。

当这种依恋发展到极致，个体可能产生渴望客体与自己“同生共死”的幻想。本研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补偿性共生幻想” (Compensatory Symbiotic Fantasy, CSF)，并试图通过量化研究揭示其与原生家庭期待压力的关系。

1.2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原生家庭期待压力感与次级客体依恋强度呈显著正相关。

H2：次级客体依恋强度与补偿性共生幻想呈显著正相关。

H3：次级客体依恋在家庭期待压力感与补偿性共生幻想之间起中介作用。

H4：个体感知到的“父母接纳的条件性”显著正向预测补偿性共生幻想。

2 |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在线问卷平台招募被试，招募条件为：(1) 年龄在 18-35 岁之间；(2) 具有东亚文化背景 (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3) 目前饲养宠物或有 OC 创作经验 (至少满足其一)。共回收问卷 523 份，剔除无效问卷 (作答时间过短、规律性作答等) 后，获得有效问卷 487 份，有效回收率 93.1%。

被试年龄分布为 18-35 岁 ($M = 24.7, SD = 4.3$)。其中女性 312 人 (64.1%)，男性 169 人 (34.7%)，非二元性别 6 人 (1.2%)。文化背景：中国内地 328 人 (67.4%)，中国台湾地区 43 人 (8.8%)，中国香港地区 31 人 (6.4%)，日本 42 人 (8.6%)，韩国 27 人 (5.5%)，其他 16

人 (3.3%)。养宠经验：仅养宠 224 人 (46.0%)，仅创作 OC 153 人 (31.4%)，两者皆有 110 人 (22.6%)。

2.2 测量工具

2.2.1 家庭期待压力感量表 (*Family Expectation Stress Scale, FESS*)

本研究在参考 Chao 与 Tseng (2002) 的教养方式理论以及 Park (2019) 编制的“东亚家庭期望问卷”基础上，自行编制了家庭期待压力感量表。该量表共 12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1=完全不符合, 5=完全符合)，测量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感知到的来自家庭的高期待及其伴随的压力感。项目示例包括：“父母对我的期望经常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无论我取得多大成就，父母总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能感觉到，父母对我的爱与我是否达到他们的期望有关”“我常常担心自己会让父母失望”。

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 提取出单因子结构，特征根解释总方差的 58.3%。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2.34$, CFI=0.96, TLI=0.95, RMSEA=0.06, SRMR=0.04。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表明信度良好。

2.2.2 次级客体依恋量表 (*Secondary Object Attachment Scale, SOAS*)

本研究在参考 Beck 与 Katcher (1996) 的宠物依恋理论以及田中 (2023) 的“二次元角色情感投入问卷”基础上，自行编制了次级客体依恋量表。该量表共 14 个项目，包含两个维度：宠物依恋 (7 题) 和 OC 依恋 (7 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项目示例 (宠物维度) 包括：“我的宠物是最重要的情感寄托”“当我感到难过时，抱着宠物能让我平静下来”“我对我的宠物有很深的感情，很难想象没有它的生活”。项目示例 (OC 维度) 包括：“我的 OC 对我来说是真实存在的”“我会花大量时间为 OC 构思故事和设定”“想到我的 OC，我会感到温暖和安慰”。CFA 显示两因子结构拟合良好： $\chi^2/df=2.51$, CFI=0.95, TLI=0.94, RMSEA=0.06, SRMR=0.05。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宠物维度 $\alpha=0.88$ ，OC 维度 $\alpha=0.90$ 。

2.2.3 补偿性共生幻想量表 (*Compensatory Symbiotic Fantasy Scale, CSFS*)

本研究自行编制的补偿性共生幻想量表，用于测量个体渴望与宠物/OC“同生共死”的幻想强度。该量表共 8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项目示例包括：“我常常希望我的宠物能和我一起变老，直到生命的终点”“有时我会幻想，如果能和我的 OC 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永远不分开就好了”“想到有一天我的宠物会离开我，我会感到非常恐惧”“我愿意用很多东西换取我的 OC 能真实地陪伴在我身边”。EFA 提取出单因子结构，特征根解释总方差的 61.7%。CFA 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2.18$, CFI=0.97, TLI=0.96, RMSEA=0.05, SRMR=0.03。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

2.2.4 父母接纳条件性感量表 (*Perceived Conditionality of Parental Acceptance, PCPA*)

为测量个体感知到的父母接纳的条件性程度，本研究编制了简短的 PCPA 量表，共 4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项目包括：“我觉得父母对我的接纳主要取决于我的表现”“如果我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态度会变冷淡”“我感觉父母爱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他们所期望的那个我”“即使在我失败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父母无条件的支持”（反向计分）。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

2.3 施测程序与数据分析

采用在线问卷平台进行数据收集，被试通过社交媒体招募链接进入问卷页面。问卷首页说明研究目的、保密原则及被试权利，被试点击“同意”后方可开始作答。作答时间约 15-20 分钟。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6.0 和 Mplus 8.3 进行。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Pearson 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法）。

3 |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均采用自陈问卷测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将所有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总变异量为 24.7%，低于 40% 的临界值，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N = 487$)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6
1. 家庭期待压力感	3.67	0.82	—					
2. 次级客体依恋（总）	4.02	0.71	0.58***	—				
3. 宠物依恋	4.11	0.75	0.52***	0.89***	—			
4. OC 依恋	3.94	0.79	0.55***	0.91***	0.62***	—		
5. 补偿性共生幻想	3.58	0.88	0.63***	0.71***	0.64***	0.67***	—	
6. 父母接纳条件性	3.75	0.91	0.72***	0.54***	0.48***	0.51***	0.59***	—

注：*** $p < 0.001$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1）家庭期待压力感与次级客体依恋总分呈显著正相关（ $r = 0.58$, $p < 0.001$ ），H1 得到支持；（2）次级客体依恋总分与补偿性共生幻想呈显著正相关（ $r = 0.71$, $p < 0.001$ ），H2 得到支持；（3）父母接纳条件性与家庭期待压力感高度相关（ $r = 0.72$ ），并与次级客体依恋（ $r = 0.54$ ）及补偿性共生幻想（ $r = 0.59$ ）均显著正相关。

3.3 回归分析

为检验家庭期待压力感对补偿性共生幻想的预测作用，以及次级客体依恋的中介效应，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补偿性共生幻想）

预测变量	模型 1 (β)	模型 2 (β)	模型 3 (β)
第一步：控制变量			
年龄	-0.03	-0.02	-0.02
性别（女性=1）	0.08	0.06	0.05
文化背景（中国内地=1）	0.04	0.03	0.02
第二步：自变量			
家庭期待压力感		0.61***	0.32***
第三步：中介变量			
次级客体依恋			0.53***
R^2	0.02	0.4	0.58
ΔR^2	0.02	0.38	0.18
F	1.87	48.32***	67.15***

注：*** $p < 0.001$ 。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性别、文化背景后，家庭期待压力感对补偿性共生幻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eta = 0.61$, $p < 0.001$ ）。当加入次级客体依恋后，家庭期待压力感的预测作用显著下降（ β 从 0.61 降至 0.32，但仍显著），同时次级客体依恋对补偿性共生幻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eta = 0.53$, $p < 0.001$ ）。

3.4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5000 次）检验次级客体依恋在家庭期待压力感与补偿性共生幻想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3。

表 3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相对效应占比
总效应	0.63	0.04	0.55	0.71	—
直接效应	0.32	0.05	0.22	0.42	50.80%
间接效应	0.31	0.03	0.25	0.38	49.20%

3.5 父母接纳条件性的预测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 H4，以父母接纳条件性感知为自变量、补偿性共生幻想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控制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结果显示，父母接纳条件性对补偿性共生幻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eta = 0.42, p < 0.001$)，解释变异量 17.6%。H4 得到支持。

3.6 养宠组与 OC 组的比较分析

为探究养宠与 OC 创作两种次级客体依恋是否存在差异，将样本分为仅养宠组 ($n = 224$)、仅 OC 组 ($n = 153$) 和两者皆有组 ($n = 11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三组在主要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变量	仅养宠组 ($n = 224$)	仅 OC 组 ($n = 153$)	两者皆有组 ($n = 110$)	<i>F</i>	事后检验
家庭期待压力感	3.62 (0.84)	3.71 (0.79)	3.73 (0.81)	1.24	—
次级客体依恋	3.94 (0.68)	3.97 (0.73)	4.28 (0.62)	9.87***	两者皆有 > 仅养宠, 仅 OC
补偿性共生幻想	3.48 (0.91)	3.59 (0.86)	3.82 (0.79)	5.43**	两者皆有 > 仅养宠

注: ** $p < 0.01$; *** $p < 0.001$ 。

4 | 讨论

4.1 研究发现的意義

本研究通过量化方法验证了原生家庭期待压力与成年后次级客体依恋及补偿性共生幻想之间的关联，主要发现具有以下理论意义。

首先，家庭期待压力感与次级客体依恋强度的显著正相关 ($r = 0.58$) 表明，在原生家庭中体验到的期待压力越大，个体越倾向于将情感投入到宠物或 OC 等次级客体上。这一发现支持了本研究的核心理论假设：次级客体依恋是对原生家庭情感供给不足的补偿。那些在成

长过程中始终感受到“爱是有条件的”个体，成年后会本能地寻找那些永远不会提要求的客体，从中获得在原生家庭中未能获得的无条件接纳。

其次，次级客体依恋在家庭期待压力感与补偿性共生幻想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比 49.2%），这一发现揭示了心理机制的内在路径。原生家庭的期待压力并非直接导致“同生共死”幻想，而是通过塑造个体对次级客体的依恋模式，间接催生了这种幻想。换言之，个体首先在宠物或 OC 身上找到了情感的寄托，然后才产生了“希望这份寄托永恒存在”的愿望。

第三，父母接纳条件性感知对补偿性共生幻想的显著预测作用（ $\beta = 0.42$ ）进一步证实了问题的核心。真正驱动“同生共死”幻想的，不是抽象的“期待压力”，而是具体的情感体验——那种“如果我不好，爱就会被收回”的恐惧。个体渴望与宠物/OC 同生共死，本质上是渴望一份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收回的爱。

4.2 补偿性共生的心理机制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尝试构建“补偿性共生”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包含以下路径：

（1）期待内化阶段：在原生家庭中，个体通过反复的情感调控体验，内化了“爱是有条件的”这一信念。父母的高期待与情感供给的波动性共同塑造了个体的“存在性不安全感”——我的存在本身不足以被爱，我必须用成就证明自己的价值。

（2）客体转向阶段：成年后，个体获得选择权，开始主动寻找那些不会提要求的客体。宠物提供无条件的现实陪伴，OC 提供完全可控的想象空间。这些客体成为情感的“安全基地”，个体在其中体验到在原生家庭中未能获得的无条件接纳。

（3）共生幻想阶段：当个体在次级客体上获得了深刻的情感满足后，一种新的恐惧随之产生——害怕失去这份满足。这种恐惧催生了“希望客体永远存在”的幻想。渴望与宠物/OC 同生共死，本质上是渴望保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无条件的爱，使其免受时间的侵蚀。

（4）补偿完成阶段：通过这种幻想，个体在心理层面完成了对原生家庭情感缺失的补偿。在这个幻想的空间里，个体不再是那个需要不断证明自己才配被爱的孩子，而是那个决定爱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掌控者。

这一模型在量化数据中得到了初步验证。路径分析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 = 2.87$, CFI = 0.94, TLI = 0.93, RMSEA = 0.06, SRMR = 0.05。

4.3 养宠与 OC 创作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同时拥有宠物和 OC 的个体在次级客体依恋强度和补偿性共生幻想上均显著高于仅养宠或仅 OC 的个体。这一现象值得深入分析。

宠物与 OC 提供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补偿。宠物是真实的、有独立意志的、需要现实照料的存在。它们提供的是一种“具身的陪伴”——它们有温度、会回应、能互动，但同时也意味着

它们有生老病死，有无法被完全控制的独立性。OC 则是想象的、完全可控的、只存在于心灵中的存在。它们提供的是“绝对的忠诚”——永远不会离开、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让创造者失望。

同时拥有两者的个体，实际上是在两个维度上同时获得了补偿：在现实中体验无条件的陪伴，在想象中体验绝对的掌控。这两种体验相互强化，共同构建了一个更为完备的情感安全网。因此，他们的情感投入更为集中，对“永恒”的渴望也更为强烈。

4.4 研究的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改进。

首先，样本的代表性有限。虽然样本量达到 487 人，但主要通过网络招募，可能存在自选择偏差。那些对宠物或 OC 有强烈情感的个体更可能参与此类研究，可能导致某些效应被高估。未来研究应采用更系统的抽样方法，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其次，横断设计的因果推断局限。本研究采用相关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虽然理论假设期待压力是原因，但不能排除反向因果的可能性——例如，对宠物有强烈依恋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回忆原生家庭的负面经历。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研究，进一步验证因果方向。

第三，量表的编制存在局限。本研究使用的三个核心量表均为自行编制，虽然信效度指标良好，但尚未经过大样本的反复验证。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优化量表，建立常模，提高测量的稳定性。第四，文化差异的考察不够深入。虽然样本包含多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各子样本量较小，未能进行充分的文化比较分析。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比较中国、日本、韩国等不同东亚文化背景下该现象的异同。第五，未考察保护性因素。本研究聚焦于原生家庭期待压力的负面影响，但未考察哪些因素可能缓冲这种影响。例如，是否有其他支持性关系（如朋友、伴侣）能够缓解个体的补偿需求？未来研究应将保护性因素纳入模型。

5 | 结论

本研究通过量化方法探讨了东亚原生家庭的期待模式与个体成年后对次级客体（宠物、OC）的依恋及“同生共死”幻想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原生家庭的期待压力感与个体对宠物和 OC 的依恋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到更高期待压力的个体，成年后更倾向于将情感投入到这些“永远不会提要求”的客体之上。

第二，对次级客体的依恋强度与“同生共死”幻想呈显著正相关。个体在宠物或 OC 身上获得的情感满足越深，越渴望这种关系能够永恒存在。

第三，次级客体依恋在家庭期待压力感与补偿性共生幻想之间起中介作用。原生家庭的期待压力通过塑造个体对次级客体的依恋模式，间接催生了“同生共死”的幻想。

第四，个体感知到的父母接纳的条件性程度显著预测补偿性共生幻想。真正驱动这种幻想的，是对“爱可能被收回”的深层恐惧。

东亚家庭“望子成龙”的期望模式，在代际传递中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心理遗产。当这种期望过度侵入个体的自我边界，迫使真性自体退行到潜意识深处后，个体成年后会倾向于在与次级客体的关系中寻求补偿。对宠物“同生共死”的眷恋，对原创角色“永恒共存”的执念，并非幼稚的幻想，而是成年子女在现实关系受挫后，为自己构建的一个情感避风港。

在这个避风港里，他们终于可以不再是那个需要不断证明自己才配被爱的孩子，而是成为那个定义爱、给予爱并永远拥有爱的“造物主”。这种看似偏执的情感模式，实则是心理自我在高压环境下展现出的惊人韧性——它通过创造完美的客体，来修复一个在现实中被条件化的、破碎的自我图景。

理解这一点，或许能让我们在面对那些对宠物、对 OC 倾注了超越常理情感的年轻人时，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评判。因为那一声声“我希望你永远陪着我”的深情告白，背后回荡的，可能是一个孩子对着原生家庭，始终未能喊出的那句：“我希望你爱的，就是原本的我。”

参考文献

- Beck, A. M., & Katcher, A. H. (1996). *Between pets and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animal companionship*.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 Chao, R. K., & Tseng, V. (2002). Parenting of Asians.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2nd ed., Vol. 4, *Social conditions and applied parenting*, pp. 59–93).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Kim, S. (2018). *The emergence of “pet parents” in South Korea: A study on the anthropomorphism of companion animals*.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 Park, J. H. (2019).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East Asian family expectation questionnair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2(3), 245–258.

- Park, J. H., & Lee, S. Y. (2023). Emotional substitution syndrome: A study on excessive pet attachment among Korean young adults. *Asian Journal of Cultural Psychology*, 19(4), 301–318.
- Winnicott, D. W. (1960). Ego distortion in terms of true and false self. In D. W. Winnicott,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pp. 140–152).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李妄. (2022). 期待负债理论：东亚家庭的情感契约及其代际传递. *心理动力学研究*, 14(3), 45–62.
- 田中由美. (2023). 二次元角色情感投入问卷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东京大学文化心理学刊*, 41(2), 123–140.
- 田中由美. (2024). 二次元依恋与社会性退缩：日本御宅族的心理机制研究. *东京大学文化心理学刊*, 42(1), 87–105.
- 小林由美子. (2024). 情感投射与心理韧性：日本年轻人与“推し”的关系研究. *现代日本社会评论*, 36(2), 145–162.